

# 生命短唱之五 黑漢之死

辛 白 羊



「貓妹妹妳太懶！」

「黑狗大漢你太缺德！」黃貓睜着那雙似睜不睜的朦朧睡眼，投射給黑狗一個譏諷又含雜報復的冷眼，然後昏沉的打起鼾聲。

她未曾留意黑狗的表情，甚至連黑狗下面那激怒的狂吠都不理睬，她那神氣好像一個石雕的形象，與世一無所爭了。而這條雄壯的大黑漢，聽着那句話，正像吞下了一個掛鞭炮，在肚子內一個接續一個的爆炸。是哀憫的呼命，是激動的乞求，是震怒的示威，他高叫：

「……妳也要像人一樣的顛倒黑白嗎！妳也要像人一樣的是非不分嗎！他們可以高唱忠勇，而背地譏笑我；他們可以把忘恩負義的罵做「狗」，他們可以把缺德的東西同我共名，可是妳！妳！妳的眼睛可以在黑暗中觀察世間的啊！妳像我同樣是人的奴才，應該同情我呀……」

黃貓根本不再睜開眼，故意的裝做未聽見，看樣子她睡得非常的甜蜜。黑狗悲哀的吠了一頓，淚水都滴下來了，冤屈之情大概因為隨眼淚發洩出來的關係吧，他漸漸的轉為安靜的噤泣了，那是悲哀的嗚咽。

無處伸張，無處投告。

夜暮漸漸垂下來，他看見主人正在花天酒地的胡鬧着，屋內的人們每張面孔都是興高彩烈的，在高歌、在狂舞，顯現了一派下流低賤的瘋狂。

黑漢從心中生起反感，再也不願意去聽他們的話了。可是突然間從房子中傳出一聲尖銳的女人高叫聲，這正是他的女主人，又是在半玩笑半認真的罵人，其中有一句話像一把尖刀刺在他心上一樣；那是：

「你這個卑鄙的東西，像一條狗！最壞的禽獸……」

黑漢不願再聽下去，一時重燃起了心中的怒火，悲憤的狂叫了一陣：

「我那個地方對不起妳了！我什麼地方壞！那一點卑鄙！」還想怒叫下去，可是屋中的人驚慌起來，那個女主人一片騷動中說：

「恐怕有賊進來了！」

「說着狠狠投過一個石塊來！」

黑漢會準備衝上去報復，在中途猛然記起了童年時母親的話：

「……祇許人不義，不許我們不忠，為天地樹立正氣！」

黑漢停止了行動，身子顫抖的坐下來。那個人又罵了兩句，走進屋去。又開始他們的叫罵胡鬧。他在房子的四週邁着沉重的脚步，思索着人心，思索着他自己。不時的仰着望星長嘆，不時的搖頭吐着怨氣。他想到母親，想到母親的幽魂正對他囑咐，這都是一些難以令他接受的教訓，也是他不能不接受的真理。

他感到煩悶了，想出到外邊消遣消遣。在門邊有個小洞，那是為他預備的。

在大街上茫無目的地閒逛着，不必怕迷失路途，天生一副好的嗅覺，可以辨別出自己走過的路上氣味，順着這個即可以找回歸家的道路。假若是回去的話。

在前面是一條幽靜的僻巷，他要安靜的想上一想是不是要背叛主人永不歸去。但是未等去想，一股發自內心的恐懼襲上他的心頭，那是：「假若家進來了賊……」。忠誠的情感戰勝了叛離的意識，他急于要歸去，甚至是一分一秒

都不願拖延！他有責任，也要負起那個責任。

剛剛轉過頭去，跑了兩步，一個堅固的鐵鉗子挾在脖子，不禁油然而一笑，當他要掙脫時，聽見了人們的哈聲：

「哈哈！足足有四十斤！哈哈！自投天網，那裏逃！」

隨着聲音，走出了兩個人。他們拿着繩子，棍子，大型的鐵鉗子，而他的脖子已被牢牢的拴住了，於是拚命的高呼：「我有主人啊！不能再給你們當奴隸，放開我！主人等待着我們！可是，那個人未罷手，還有一個人突然擊來一個悶棍，正打在他的頭上，這時祇覺得昏天黑地，火星四射，天崩地裂，在一陣噤叫中，他失却了知覺。

黑漢的耳邊響動着驚悚的亂吠聲，那是一片騷亂，他無法辨別出來，眼睛睜開，見到身左右身前後都是同類的狗。

他暈暈的又失却知覺，不知道是過了多少時間了，再度睜開眼睛，這次較為清醒一些，可以分辨出那些同類的狗是些什麼顏色，是那些種的。但他不能瞭解為什麼要擠在一起，已經無法容身了。過了一些時更清醒些，發覺是被關在一個大木籠子中：

「原來我成爲囚徒了！」他記起昨夜的事，如何的離家，如何來在僻巷，如何的被人打了一棍……他不去推測怎樣到這裡來的，已能意識到這是他的命途多舛，有生命之慮了。

「黑漢！醒來了！」一個小哈吧狗向大家說。接着是許多狗都擠着將頭轉掉

向他：「你這麼粗大，怎麼也被捉來？」

「你未咬兇手！」

有一條小狼狗提醒大家不要說那些令他傷心的事，剛剛醒過來的，要給予安慰。這話發生了效力，許多狗都伸出舌頭來撫慰黑漢！

「大家同命相憐吧！」

在這些至誠的慰問中，黑漢開始酸痛的哭出聲：「我昨夜未盡到責任！不知家進來賊沒有！」

「我們的生命都顧不了啦！還為人家……」

另一條狗反駁着說：「我同意黑大漢，我們是為義忘軀的，自己生命不必重視，人的財產是貴重的。」

大家又都沉悶下來。黑漢問：「我們犯了什麼罪呢？」

「五五相望一望，誰也答不出來。可是在二十分鐘之後，為那可怕的事實揭開了謎底。」

兩個粗眉大眼的男人，拿着繩子，鐵鉗，鋒利的鋼刀走來。足有四十斤！

話還未說完，籠子中的狗驚慌的亂叫起來。膽小的哈吧狗是呼救，勇敢的狼狗則問起所犯何罪來，而黑漢要求如果殺他可以，但要釋放所有的狗，他還提出理由，因為他們有的家中，有幼狗待哺，有的青年，有的根本未理睬這一些，向狗

哈！不是我要你們死，因為愛吃香肉的人太多，我們是賣

香肉為生的，豬肉太賤，發不了大財！為了錢，不得不掛豬頭賣狗肉！不過，你們死也死得光榮，可以葬身在高貴的人肚中。

這兩個人是一派正人君子的氣派，是仁愛的人口氣，鬚髯這些狗要感激的道歉才對。

但，這群狗都狂吠起來，盛怒的狂吠：「你們這些兇手！這些騙徒！」

黑漢被拉出來了，那些狗都在拼命的怒罵。而黑漢閉起眼睛，等待着死，想起他的家。

「這大概是老兄昨夜一棍的厲害，到現在還暈！」

另一個人自己從心裏得意，拍拍胸脯：「我不是自誇，用手都可以活捉這條大狗，你是新學偷狗，我呀！哼，殺一條在牆上劃個圈，你可以看一看去，起碼也上手了！」

黑漢聽到此地，不禁油然大怒了，驟然間跳起來，也許那是冷勁吧，衝力太大了，那兩人又未加防範，這一跳，竟創出了奇蹟，被他掙斷了繩子，狠狠的衝上了說大話的人，一口咬住了他的手，正好咬下了食指！

那個人驚慌的向屋內跑，另外的一個也逃了。他情急智生，準備大鬧一番的，為了找幫手，急急到囚狗籠，咬開了蓋子，將所有的狗都放了出來。

「咬啊！咬啊！這是我們大敵！是專殺我們的大魔王！」黑漢瘋狂的吼着。

其他的狗也都準備一拼了，就連那小哈吧狗也紅了眼睛。在滿院亂吠，那些人在這時不敢出來了。

在屋內叫喊。

一小時之後，黑漢發覺了妙法，向所有的狗下令：

「祇許人不守法，我們要守紀，我們到法院去控告，依法辦理。他們犯了幾條大罪，第一、害命；第二、騙詐。第三、偷盜；第四、……」

下面是激動的高呼聲。他們浩浩蕩蕩的出了巷子。由黑漢指揮，排成了行列，怒氣衝衝的向法院去了。

法院的大廈，迎着陽光閃耀燦爛的光輝，顯得格外的莊嚴肅穆。

「多神聖偉大呀！充滿了公平正義的氣氛！」黑漢在遼遠的地方便呼喊出了。他的心中，是酸痛！是興奮！鬚髯是久囚獲救，鬚髯是黑暗中現出光明，鬚髯是苦海中得到救舟，鬚髯是浪子望見了家園，鬚髯……他在酸痛與興奮的衝激下，熱淚滿面了！喉嚨哽咽發不出聲音。其他的同伴也像他一樣。

他們到了法院大廈前的廣場，七言八語的集議着，見到法官要怎樣的行禮，怎樣的對法官表示敬意，怎樣的守法庭秩序。黑漢不放心，還訓練了一番，一再的囑咐不可以隨便亂發言，不可以忘記法庭的神聖。

「來了！啊！」小狼狗突然鳴起警報信號，所有的狗都集中目光投射向一位法警的身上。

小哈吧狗急促而低聲說：「法官多好！」

黑漢辨認出了：「大家注意，這位是叫做法警，是維持神聖司法莊嚴的，是人類中高貴的！來呀！」

行禮」。

他的話剛剛說完，這群狗便行了個最敬禮，有些狗一若見到慈母一樣的驟然哭起來，恨不能倒進那法警的懷中，接受他的撫慰。

法警看到這情形，不禁油然大怒：「可恨的東西，滾蛋！你們也向這兒跑！」

說着還擡下腰拾起一塊石頭，狠狠的投過來。這些狗嚇得慌亂的向後跑！每顆心都在忐忑的跳着，那神情就像凡夫偷入仙境而遭遞解一樣，更像追求意中人而遭受到呵責一樣。

黑漢還能鎮定：「別怕啊！我們向他哭求啊！來呀！集中在一起。」

果然又都集合到一起了，以那哀慟的聲音向法警哭訴，以冤屈莫訴的悲哀向法警乞求，以那震動的哀號向法警們報案。

六七個法警合作了，執木棍驅趕他們，對他們的話非僅未聽，反而更行惱怒。

「我們請公正的裁判！」黑漢剛說完，頭上便挨了一棍，這一棍比昨夜那一棍還兇，接着一陣陣痛痛的嚎叫。其他的狗不顧一切的包圍了黑漢，為黑漢呼魂，因為他又暈去了。法警在這時也奔來，舉木棍驅打，看那樣子必得將他們趕走才罷休。可是這些狗無論如何也不肯出去，一齊跪下來，嗚嗚的哀訴：

一位穿學士大披肩，頭戴學士帽的申年人在一旁奇異的看着，從他的眼光中流露了智慧與悲憫的光芒。

這群狗發現了他，一齊的向他跪下，向他哭訴，正像他們所迫切

祈望的那樣。這位先生制止了法警的驅打，他說：「怪事啊！這些狗必定有什麼靈性，為什麼這個樣子呢！」

這一句給狗帶來了無比的興奮，小哈吧較為方便一些，走近了那位先生，搖着尾巴，用舌舐着皮鞋

「為我們作主，為我們雪恨執仇，發生了命案。」

「大騙子在謀財害命……」

「我是檢察官！一向公平清正廉潔，你們有何問題，我定會詳察，好了，如果真有案子，那你們便站起來！」

話剛說完，那些下跪的狗都感動的站起身來。這更使檢察官奇異。良久，他才說：

「怪呀！莫非真的狗告狀！我還未見過呢！好！好！我最公平了，法律也最公平了！如你們是報案的，便領我去現場好了！」

下面是狗們的歡呼聲，熱烈，真誠得感人。

在二十分鐘後，檢察官，書記官，還有一大群法警，在這群狗的領路下，來在那個專殺狗的兇宅！在房子中有許多狗骨頭，狗屍！還有屠刀，和那些刑具，檢察官明白了。

檢察官也笑了：「對不起你們，這是不犯法的，我檢察官不能替你們幹事！哈哈！打道回院吧！」

這群狗，在興奮中突聞此話，立即震怒的吠起來：

「不是公平嗎？狗也是命啊！」

可是那些檢察官，書記官，法警已經充耳不聞的向回走了。

正在這時，那個自誇殺了千頭狗的屠手向檢察官告起狀來，這回他是以仁人君子氣派出現的：

「法官啊！可要為我作主，這條大黑狗今晨將我手指頭咬了下來，從此我成爲殘廢了！替小民服務啊！爲小民的安全着想啊！我要求賠償，還要求法官裁定這條大黑狗的死刑，要賠我五十兩黃金！」

這群狗立突群情激昂的喊着：「還不知罪！異想天開了！」

「謀財害命的兇手，騙詐偷盜的惡徒！」

檢察官考慮了一下，他問：「那一條？有證據沒有？」

就是這一條大黑狗，人證物證齊備！

大黑漢激奮的挺胸而出：「是我！大丈夫光明磊落，我要與罪犯週旋到底！」

檢察官說：「好！將那大黑狗捉住！看看狗牌，是那家的，將牠主人傳到法院！依法辦理！」

也許是爲了表示高尚權能吧，這些話說特別高大，神氣十足。他還附上一句：

「我最公平了！法律最公平了！不管牠主人是什麼大員，我也

要……」

這群狗悲憤的怒罵着，那條狼狗衝上去咬法官，他們成爲瘋狂了，不顧一切的在那兒騷然大動，狂吠狂咬！

捕殺！野狗！捕殺！

人狗的大混戰在兩小時之後結束了！檢察官的腿被咬了兩塊肉，另有許多人受傷。

三條狗死了，七條狗重傷被捕。小哈吧狗幸運，未中一槍，也未被打一棍，他自己撞進油鍋自殺了。

那條狼犬中三彈殉難。黑漢呢，身中五彈猶未死，他被拘進法院。又被他女主人領回。

四

檢察官，書記官，法警們，還有那個殺狗者都是原告，這些狗的主人成爲被告，而那些屍首與傷犬都是犯罪的證物。

法庭靜下來，全體起立，推事，書記官，還有……都坐到那高臺子上。傍聽者行了禮坐下，當中的審判長起立宣判：

原告×××××，被告×××××，×××××，×××××。主文：被告×××××，×××××，×××××，飼養家犬妨礙公共安全，判刑三月，除負責原告醫藥費而外，應賠償損失六百萬元……

審判長還在宣讀經過和證據，以及所根據的法律。

在宣佈退庭之後，那殺狗者讚揚法官：

「這纔公平呢，多麼神聖的法庭啊！」

而那些被告者，也都走下牢獄。

黑漢的女主人回家來，未進門便哭了。她的丈夫下獄，還要賠錢，她很痛心。

「黑漢呢！這個可惡的東西，我要一刀一刀的將牠宰成肉醬！看牠還害人不！」

黑漢在院子中躺著，他不呻吟，咬着牙齒，身上的血，流個不停。

黃貓走來，向黑漢說：「黑大哥！我們要分別了！」

黑漢已聽見女主人的話，不過心未動罷了，在他是準備忍受一切的，死與不死都置之度外了。見到了黃貓走來，又聽見她的告別話，酸痛又襲上心頭，不知不覺的流出淚，但還忍耐着未哭出聲來：

「我對不起主人，一死無憾了！」

黃貓說：「黑大哥！你向女主人哭求吧，或許她會饒你！」

「不了！我恨不立即離開這個『公平』的世界。」

「不要那樣子屈服吧！活着比死好！」

「死了痛快！」他說完，又閉上眼睛，貓在一傍焦痛不忍的難過，不時的呼喚他，直到女主人拿刀走來，黑漢才睜眼向貓說：「貓妹，不准將我的下場告訴其他的狗，因爲我們祇許人不義，不許我們狗不忠！再見了！」

渾蛋呀！黑漢！我養你，我餵你，我……結果你累了我丈夫下牢，累了我們賠錢！可惡呀！我不殺你，我不是個明禮知耻的正人了！」

黑漢不呻吟，當那刀刺進去的時候，微微的慄抖一下。可是那黃貓則慄哭不止。

期 二 十 五 第